

明 清 时 期

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

东莞市政协 暨南大学历史系 / 主编





ISBN 978-7-218-07090-2



目 录

序	李龙潜	1
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刘志庚	1
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暨南大学副校长 纪宗安	3
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戴满红	5
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陈伟明	7
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东莞市政协主席 刘树基	9
从《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东沿海的盗匪	王日根	10
从粤西到东浦		
——明清之际粤西反清势力及其在越南的归宿	李庆新	22
罗亨信与明代前期的北部边防	胡 凡	46
郑和下西洋的广东籍随员	陈忠烈	67
1603年明朝使臣赴吕宋勘查金矿事件与万历年间的抗治政策	何思兵	75
丝绸外籍与广州外贸制度及其演变	刘永连	87
论晚清传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外交主张		
——以刘锡鸿为例	张宇权	105
环境与政治:乾隆年间东莞盐场裁撤考论	黄国信	116
澳门开埠前后的一些问题新探		
——以早期西方文献中的 Macao 在珠江三角洲的位置变迁为中心	谭世宝	126

明代东莞的救荒与水利
——崇祯《东莞县志》札记 吴建新 142

康熙五十三年广东赈捐案 伍跃 155

略论晚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关系与租佃制度的变化 徐松荣 177

桑基鱼塘生态农业与珠江三角洲近代风云 叶显恩 190

清末民初东莞经济发展一窥 张晓晖 209

东方早期银行两巨头的经营方略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与蔚字五联号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高春平 220

清代的山西票号与广东 张舒 230

从建置沿革看“东莞”的地理区位优势 刘志伟 235

明清东莞、新安县属珠江口东南部诸岛名实研究 郭声波 245

博弈：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 刘强 259

明清东莞城市形态及其内部结构的演变 吴宏岐 张伟龙 268

何真简论 陈梧桐 293

关于研究陈建《皇明资治通纪》中的几个问题 李龙潜 304

王应华考 梁基永 318

明代东莞史家尹守衡及其《史窃》初探 钱茂伟 328

明末名将袁崇焕及相关诸问题评议 钱宗范 343

治最滁阳
——明东莞士人陈廷生平和著作 王颀 351

朱由检冤杀袁崇焕 张德信 363

论袁崇焕的两次督师辽东 周喜峰 380

“从正气死堂堂”
——论张家玉及明末士人的伦理困境与文化选择 徐林 398

张穆生平事迹考异 南炳文 409

张穆的明遗民形象 章文钦 412

佛随俗转：宋明时期东莞寺庙盛衰之考察 包国滔 刘正刚 437

明清诗人笔下的珠江三角洲社会风貌 高惠冰 仝利 450

粤东潮客文化产品转化研究 勾利军 陈伟明 468

东莞卢上铭与《辟雍纪事》 詹家豪 481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郭培兴 495

略论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真武信仰 冀满红 吕霞 511

笔底波澜壮 心中故乡情
——明清东莞书法述略 洗剑民 524

论区大相“王辰之役”纪事诗 颜广文 538

康熙《东莞县志》中的“祥异”与“忠烈” 曾光光 554

试述清代民国初年粤人用糖民俗的精神文化内涵 周正庆 561

浅析屈大均《广东文选》的文献价值 陈广恩 573

英国循道公会云仁医生医疗事业研究 张照 584

珠江水系岭南文明化进程研究关节点之一：东江文明研究 赵善德 595

明代东莞别集遗存及其版本述略 罗志欢 611

华瞻博大的琴轩诗 杨宝霖 629

明代东莞教育兴人才盛 杨宝霖 651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林 669

后记 678



西票号支持。两广总督李瀚章称：“光绪十六年应解决铁路经费银五万两，业已如数凑足，查照京饷汇兑成案，发交山西商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汇兑至京。”^①

总之，尽管汇兑官款最大得益者是清政府，此乃山西票号封建性资本一个方面的表现。但对此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山西票号毕竟是封建社会后期民间金融组织，它在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埠际贸易、扩大国内市场以及缓和通融地方财政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拙稿承蒙张正明先生指导，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

从建置沿革看“东莞” 的地理区位优势

中山大学 刘志伟

编者按：本文是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在2008年8月19日举行的“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东莞）区域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该发言由东莞市政协办公室殷柱华先生据录音整理（未经刘教授本人审定），题目系编者自加。

尊敬的各位学者，尊敬的东莞市领导，首先感谢会议主办者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盛会。这个会议以珠江三角洲区域史，尤其是东莞历史为主题，我个人有兴趣研究珠江三角洲，对东莞也特别有兴趣，但今天在座的很多对东莞历史研究有素数的专家，相比之下，我连做学生的资格都不够，但在这个时候被拉到坐在这里，只能班门弄斧地谈谈我对东莞历史的一些粗浅心得。

我今天想谈的话题，是从东莞的行政建置变化的历史，看东莞的地理区位优势。

我是做明清史研究的，直到今天还是比较习惯按照府、州、县的概念来理解地方行政建制。东莞作为一个县的单位，在广东这么多县里，它的历史，也许是最不清楚的一个。今天的东莞，是一个地级市，如果要类比，大致相当于明代的直隶州，但明清时期的东莞则是一个县，而更早的时期，东莞曾经是一个郡的名称，而今天的东莞，只是东莞郡辖下的宝安县的一部分。其间的递嬗演变，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不过，我今天想谈的不是今天的东莞市的行政建置沿革，而是“东莞”这个名称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行政建置单位的演变。

^① 《两广总督李瀚章奏为汇解铁路经费片》，光绪十六年八月七日。《军录》洋务运动铁路卷号70，《山西票号史料》第84页。

我们在做区域史、地方史研究时，常常会碰到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尤其地方志的编撰，地方历史的编写等），就是历史上地方行政建置常常有着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行政建制为地理单位的话，怎么样来叙述过去的历史，不只是东莞，其他县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如果要写一部“东莞历史”，现在东莞市，其实相当于一个府的行政级别，那么究竟是写一个府一级的历史，还是写县一级的历史？写的是历史上的“东莞”所管辖过的地区的历史，还是现在这个东莞市范围的历史？都是我们最头痛的事情。

不过，行政建置的变动，本身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历史的一个焦点，在历史上地方行政单位的变动，可以只是一种行政管理的考虑，也可以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考虑。无论出于哪一种考虑，其实都隐含着一种历史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以从地理区位变动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本地经济地位发展的变化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看。可以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市场格局变动的反映，也可以从中看到在政治上国家怎么样理解它的基层组织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一种行政空间观念的变化。这些变动，投射到建置沿革变化里面，使建置沿革本身成为我们叙述地方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角度，这是我今天想谈谈一些心得的出发点。

我们不管做区域史也好，地方史也好，都需要从一个区域大格局的变化去考虑，我在这里要谈的，是东莞地理区位优势，这不仅仅是讲东莞，更包括珠江三角洲，甚至广东，刚好切合了会议的主题——东莞和珠江三角洲，这就可以从更大的一个区域里面去把握这个历史。

我们讲到的这个行政建置的格局也好，地理沿革也好，首先都要先建立一个空间的概念。我们先来看看卫星图中的广东（图略）。我们讲到地理空间的时候，首先应该进入的是这么一个自然地理空间。正如我们打开地方志，先看到的是“山川”，然后才是“建置”。在地方志中，山川和建置是分开来的。我说首先要面对一个自然地理空间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先建立这么一个概念：各种行政建置，都是在同一个物理空间范围里叠加上去的，尤其是地名的变化，是人的行为叠加在这些地理空间上面的结果。可以这么说，一旦地名、行政建置格局叠加在这个空间上面，历史就浮现出来了。人的历史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展开，也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建制、各种各样的符号上面体现出来。我们对人的行为，对整个政治结构和空间观念的理解，都可以循着这个思路去理解。

根据历史记载，作为县级行政单位的东莞县，始置于东晋咸和六年（331）这个说法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

宝安属东官郡。”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县级的行政单位的名称是“宝安县”，这个新建县所属的“东莞郡”，究竟是同时设立的，还是以前就有的，这里没有说清楚。究竟这个东官郡是和宝安县同时建立的，还是之前建立的，一直有不同解释和说法，这些我们现在都很难真正搞清楚真相。跟着下来，隋开皇十年（590），废郡，宝安属广州管辖，后来又以就郡名为县名，于是就有了东莞县。可见，如果我们要写“东莞”的历史，从一开始，就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要写的是郡的历史还是县的历史，是“东莞”的历史，还是“宝安”的历史呢？从行政级别来说，现在的东莞市也可以说是“郡”，但从地理范围来说，现在的东莞市，只是当时的宝安县的一部分，所以，不好处理。这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历史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思考。

首先，我想交代一点我自己对古代设立地方行政单位的一些原则和依据的看法，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理解后面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地图（图略）。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在边缘地区设立新的行政单位背后的理念。我们用现代地图的形式来看古代的行政建置，常常会造造成一些误解，好像我们从来都有用这样的地图来表示行政区域的概念。于是，从地图上，我们看到了边界、辖区或者疆域，在地图上看到的行政建置是一块一块辖区的概念，

其实，在古代，这种成片的辖区概念，也许在一些比较核心的地区，一些开发比较成熟的地区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在帝国边缘的地区设置的行政单位恐怕就没有这样清晰的辖区概念，而是基于交通线和点的概念。怎么理解呢？我们看看这样一幅地图（图略），那时候的岭南，属于现在的广东或者说两广地区吧，其实是有几个不同的郡，这些郡的范围，跟现在的地图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因为有别的什么变化，而是因为划分概念的不同。我们看秦始皇的军队进攻岭南，设立了几个郡。这是苍梧郡，这边是荆州刺史的地方，这边是扬州刺史的地方，下面是南海郡。大家知道，南海郡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其实不是。南海郡，在西汉的时候，主要是在现在的东莞以东的地方，但这个广大的地区汉代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的。画地图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广大的区域，其实大部分地区我们并不清楚的。在地图上显示，现在东莞东北边还设了龙川和博罗两个县，不过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县都设在东江。所以，从面的角度看，南海郡管辖的区域，好像就是东江流域的地区，甚至可以把这个区域一直延伸到韩江，但实际上非得真正管辖到韩江流域，只是那边没有行政建置，就算它也在这个区域范围了。在东江沿线设立龙川县和博罗县，是没有问题的，这很清楚，但是龙川和博罗都只是两个点。所以，所谓南海

郡，最重要的是广州，即番禺这个点。那边从西江过来，基本上是苍梧郡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路线下来的时候，就把那里面划了，所以西江基本上是苍梧郡的范围。那么北江呢？因为有中宿县，现在的清远，也是一个点的概念，其实清远一直往上，约现在说粤北的地方，在汉代基本上是没有管辖到的地方。大部分地方也是不清楚的，都是国家不能管辖到的地方。所以，它只有这些点的概念。再往上如果属于荆州和扬州刺史管辖的地方（区），那个地方（区）的历史会清楚很多，所以，在这里我想提出的概念就是：在古代的未开发地区的行政建制，就是越未开发，刚刚纳入国家版图的地方（区），它设立郡县的依据，它的空间概念是个线和点。线主要是交通路线，点主要是交通路线里面的一些关节点，或者是军事上的一些重镇。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如龙川、博罗都是这样的一些地方，然后从这些线上，从北到南，其实是三路，到了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向两边分开的时候，那个线其实就是一条航海的线，就是透过海洋交通来连接的，所以也许东边可以连接到有些文献提及的揭阳，这也是一个谜。西边就比较清楚，因为是合浦郡，就是高凉地区，现在的新会、阳江一直到高州这样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一条线，是一条由海上交通建立起来的线。所以我们看这个地图，就会很容易地误导为从来都是这样一块面的概念。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等一下我要讲到这个变化的转变，由点到线到面的背后的历史意义。

二

下面，我们再细化一下东莞建置的历史。现在我们都接受东晋时期置东官郡，建安安县的说法，就是《读史方輿纪要》的说法。但更早的文献，就是在《通典》中（唐代的文献），讲到东官郡是在三国吴的时期置的，它在讲到增城的时候，汉代是番禺县地，但是到了三国就置了东官郡，所以当时的东官郡就是增城，增城是东官郡的郡治。虽然这个文献是唐代的，但是我个人和做沿革历史地理的学者一样，差不多有同样的印象，也不见得《通典》里面写的就可靠。我们比较可以肯定的是乐史《太平寰宇记》里面也用了《通典》的记载，但是少了一个“官”字，称“吴黄武中于此置东郡”，也就是说唐宋时期的文献都提到了在三国时候有个东郡或者东官郡，也许《太平寰宇记》里面的“东郡”漏了一个“官”字。这个也是一个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证据也不见得很确切。

比较合理的说法还是《宋书》的说法。这个宋不是赵家的宋，是南朝时的刘宋。何承天的《宋书》里面提到这里（东莞）设了一个司盐都尉，到了晋朝

的时候就立为郡，如果这个说法比较可靠的话，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点和线的概念，到晋立东官郡，其实就是把这个司盐都尉变成郡太守。原来设在这里来管盐场，大概以广州为中心，这里是一个负责供应岭南地区盐的盐场，就设官在这里。到了晋朝的时候，就把这个管盐的官变成了郡的太守，这就所谓的设郡。它其实还是个点的概念。因为是个点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画起地图来，如果把东官郡理解解为有疆域有辖区的的话，那么这个辖区是很大的，一直往东延伸到现在的漳州地区，潮州固然也包括进来了，甚至现在的梅州地区、惠州地区和河源地区都在东官郡的范围。但是，我再强调一句，这不是一个辖区的概念，只是在广州东面原来有个管盐的官，现在升格叫作郡了，有了太守。然后，在政府、在朝廷（国家）的观念上，都归他管，可是他管不了。不过，接着下来的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到了晋安帝的时候，在潮州地区（现在的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还有漳州市一部分）立了义安郡。立了义安郡后，东官郡的版图——如果用版图概念的话——东莞郡就收缩到只是东江地区，这是沿着博罗、龙川到兴宁，然后这边到下游的惠州，这里都是东官郡的辖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行政体系的基本理念基本上的还是点的概念，设立了这个郡，无论郡还是县，还是一个一个的据点。也许体现了潮汕地区的开发开始被重视，受到注意。当然也很清楚，原来设的东官郡就管不了那一带了，就立了一个义安郡。所以有了潮阳、海阳这样的一些设置。这些（县）都是在海边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些还是线。基本上都是点和线，基本的逻辑是从广州向两翼延伸的交通路线。这些都是从路线延伸出来的点。东官郡就是沿东江上去一直到兴宁，兴宁是属于东官郡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第一个“东官”、“东莞”，原来叫“东官”，后来叫“东莞”，这样的一个地理范畴，其实随着岭南东部的开发，就已经收缩了，但是基本上还是汉代原来的那个格局与地理形成设置的概念没有大的变化。

重要的转折是发生在南朝到隋代，它们管辖的范围，首先从南朝的宋到齐，一个最简单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增设了一些郡县，就是陆安、齐昌两个郡县。在南方或广东地区的历史，地区的开发，其实就是通过增设郡县的开发来体现出来。

广东新县的设置在唐宋以后基本上都是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发往前发展。所以宋齐时期增设的郡县，本身就是东官郡管辖的范围里面的地区的开发。但是，同时韩江地区，韩江流域划分出义安郡，到了齐梁时，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惠州和惠州东部地区设了梁化郡。这个新设立的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惠州，现在的惠州也开始开发了，继续往前走。这是岭南地区历史开发折射出来的东西。设立梁化郡以后，东莞郡的地域其实一直在收缩，基本上是宝安和增城，我不是很清楚



楚博罗不算，所以我打了个问号，好像应该不算。南朝逐步发展，逐步演变，到了隋代，我们看到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隋代很多制度的建设，其实是南朝历史的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集大成者，使它固定下来，制度化下来。所以隋平陈以后，就把东官郡给废掉了，然后宝安和增城都隶属于广州。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过程。秦汉时期作为一个非常边缘的地方设立行政建制是线和点的概念，到了这个时候，经历了东晋、南朝的开发，岭南的整个地域，经济也好，各方面行政管理制力也好，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郡县的增加，在东莞这个地方就体现在东官郡被废掉了，然后有了作为县的东莞，当时还叫宝安和增城，隶属于广州。这个地方一隶属于广州，我们的整个空间的感觉，跟那个地域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变化。

这个是隋朝代的地图（图略），我中间画了一个圈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宝安县的大致的范围。大家一看这个范围，马上观感不一样，如果说在这以前，从汉代设置这个管盐官到东晋设置东官郡，其实是一个从广州作为岭南的行政中心看过去，需要设一个官去管东边这一块地方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整个观感是不一样的。它的重点就不是东边的一块了，因为它已经有了梁化郡、义安郡。这个时候，整个东莞在地理区位上的变化，它成了从广州通往海洋的一个门户。它整个设置的考虑的重点就不一样了。唐以前的珠江三角洲是个大致上的长方形，跟现在的三角形是不一样的。这个海湾，是个大致上的长方形，西边就是现在的顺德、中山的一部分，一直到新会，这个部分基本上是浅的海滩。（大家知道，宋元之间的时候，南宋政权之所以在这里被元军打败了，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了浅的海滩，他根本就进不去了，反而被元军从广州一直打下来堵住，这些是后话）所以这边在交通上没有太大的意义。交通上比较重要的是广州通往海洋的东半岛。

所以那个时候的宝安，和唐代后来用回郡名叫东莞，这样的—个地理建置，就变成了广州通往海洋的一个门户，这是一个变化。更重要的变化就是我现在所说的，行政建置由线和点到了面。到了面之后，宝安（后来的东莞）就成了广州的一部分。它在整个地理上面的位置是以广州为中心。南海郡就由原来汉代以东江为中心变成以北江为中心了。但是清远远以上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一出了广州，一过了佛山，已经不是南海郡的范围了。其实汉代的时候这也不是南海郡的范围，是苍梧郡的范围。所以南海郡设立的主要活动空间，是面对着海上的。东莞的位置，是怎么样一个角色。它其实是广州通往海上的一一个重要门户，那么这个门户当然有它的历史渊源，就是我现在一再提到的，最早设立行政单位和行政官员是因为管盐，这个“盐”也是从广州通往海洋。通往海洋一方面指的是我们现在讲的海上贸易、海外交通；另一方面就是海上资源，这



就是盐。盐在古代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只是用材料来呈现一种图像，就是东莞对于这个区域来说它的意义。这些都是强调了海上的景象，这些都是强调一种海区，即珠江口海洋的活力。海洋作为一个生存的空间，一个人类活动的空间，在“东莞”、“东官”、“宝安”这样一个概念下，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图像。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在广州的东南边，我们叫“宝安”或者叫“东莞”，主要看到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盐场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涉及几个主要的盐场。谭其骧先生编的中国历史地图，也呈现出来在这里看到的行政建制基本上就是一个盐场，还有一些银场。银场在中山那边。这是海洋作为一个生计，作为一个活动单位。但是到了宋代，经历了隋唐，我们强调东莞对于广州中心的区域，这样的—个海洋意义越来越凸显。尤其对外贸易、海上交通这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宋代以后的材料，很多讲到广州怎样通往海外的路线，在这个地区提到的基本上是东莞的地名。像这里提到的，从广州出了虎门，不管是东洋还是西洋两条路线，经过的都是宋代东莞管辖的区域，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走，这个门户的地位都显得很重要。这个重要性从宋以后基本上就维持着这样一个格局。这有很多东西可以体现，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标志就是赤湾天后庙（现在属于深圳），在这样的—个位置是非常中心的，而赤湾天后庙和后来新安县的设置有很大关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一一看了）这些材料都呈现出来给我们—个历史的观感，东莞的重要就是为“吾粤中路咽喉地”。就是我们由广州通往外地，尤其是往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赤湾天后庙的重要性在明代之后凸显出来，也反映东莞作为广州通往海洋这样一个门户的重要性一直在增长。但是这样—种增长，我们看到的后果就是东莞的辖区就一直在收缩。

我刚才说过，地区开发—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行政区域越设越细小，府州县的建制越设越多，这本身作为—个大的区域来说，作为整个国家来说是经济发展，区域开发的—个重要标志。如果我们不是从东莞本位的立场，而是从整个地区开发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是—块—块地方从东莞分割出去。首先就是香山，即现在的中山、珠海、澳门，南宋时从东莞割去。割出去的理由：原来隶属东莞，在这里设了—个寨官，有了一—个香山镇，但香山的人们都要到东莞服役，后来香山当地的人们认为不方便，就请求单独立—个县，就不用到东莞县来服役了。这是设立香山县的理由，但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几个人为了贪图方便就能设—个县，这背后的历史依据其实就是香山这个地方整个社会经济往前发展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下面，服役是要跟能够控制的户口有直接关系，再就是与这个地区的户口所输纳赋役的能力相联系，如果这个地方还是属于

一个未开发的状况，单独设县其实是没有多少可能的。开始的时候只是在香山那边设了些银场，设了些盐场，有了这些由王朝控制的设施，就会有一些本地人慢慢开始读书，也慢慢懂得要成为国家的编户籍民，就会有赋役的负担。这样增加到一定的程度，隔了珠江口那么远来这边（东莞）服役又成了一个负担。不过这还只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地方开发之后当地人有没有资格跟官员和衙门打交道，有没有资格让从州县官到朝廷都愿意听取意见，这个也意味着香山那边的人的身份也在改变，他们有了这些资格，这个资格是香山开发的结果。所以香山设了县，东莞丢了香山这一块，其实是地方开发的结果。

接下来就到了明朝，我刚才说，因为赤湾天后庙是一个象征，表示东莞通往海外很重要，这个通往海上的孔道，除了我们一般讲的贸易和商业的发达和透过这个作为交通要道影响到广州经济的发展和意义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珠江口岸有很多的海岛，还有很多未开化的人居住在这里，一直到明朝都是这样。随着贸易的增长，这些海岛的人也慢慢开化了，他们经济上也发展起来了。因为政府的管治力还是控制不了他们，在政府看来他们是在作乱，所以就要去打他们。明代这里是盗贼遍地的地方，政府要对付这些盗贼。在政府的眼中，对付盗贼的重要性在提升，其实背后还是经济开发的一个表征，所以到了明代万历年（1573）的时候，在东莞的南部，再设立一个新县，叫“新安”。望文生义，新安就是新安定下来的一个地方。新安设县是直接原因，因为平定了这里，尤其岛屿上面的岛夷，一些没有开化的人们，把他纳进了政府管辖的权力网络中去。结果是，明代后期以后，东莞又少了一块，就是现在的深圳、香港。

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把东莞这个概念看成是个地理空间概念的话，历史上东莞丢了很多地方：漳州、汕头、潮州、惠州、深圳、中山、香港、澳门，东莞都把这些地方给丢了。丢了这些地方意义何在？总结一下刚才所讲的，从汉一直到唐宋明，我们看到“东莞”，用了一个引号，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理范畴，或者叫“东官”、“东莞”，它区位的意义，第一点，我们需要确立，它在地理上的意义，始终摆脱不了以广州作为中心，由广州中心派生出来，依靠广州中心，不管是这里最早设立盐的生产基地，还是后来把它变成一个郡，就是设立一个官来管广州以东的地区，都是以广州中心为依托，还有更后面的后面的也是依靠广州中心为依托。这一个区位的意义是从来都没有变化过的。到了现在就另作别论。这里我讲的是历史时期。第二，它是广州控制岭南东部的一个咽喉地，这个区位意义也是没有变化，但是唐宋以后这个变化确实是因为由线、点的概念到面的概念。这个意义有一点变化，但是基本上是广州控制岭南东边地区的咽喉。那末到了唐宋以后，更重要的是广州通往海洋的门户。这个海洋，一个是海上交通

的问题，一个是海洋作为一种资源的利用。这是对我刚才讲的一个小结吧。

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东莞”的区域一直在收缩，东晋时候的“东官”，到了南朝，到了隋唐，到了明以后，“东莞”的区域一直在变化。从这些变化我们好像看上去有点儿沮丧。尤其是坐在东莞这里开会，面对东莞的领导，怎么你老说“东莞”一直在收缩，而且好像“东莞”的收缩，都是因为别人在发展。尤其是到了明代以后，有了香山，有了澳门，接着有了宝安，更重要的是有了香港，而东莞越变越小了。其实，对于这个事实，我们需要两方面看，我们可以说“东莞”在收缩，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使得东莞的区位优势更加凸现出来，在近代是特别明显。（时间关系，我们不一一读这些材料了。）这是陈伯陶《东莞县志》里面对东莞在交通上面形势的一些论述（略），从中可以看到东莞的地位更显著，当然不能跟澳门、香港比。到了现代，尤其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也不能跟深圳比，但是到了近代，东莞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陈伯陶讲得很清楚，包括香港兴起后，广九铁路建成以后，凸显在石龙。“广、佛、陈、龙”，广州跟佛山不用说了，陈村作为粮食和金融中心也不用说了，石龙是主要的商品集散地。东莞在这样大的一个历史区域里面，区位优势更加集中。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东莞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

三

最后，我作一点总结。东莞作为一个行政辖区的收缩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我们看到趋势就是一方面作为整个岭南或者珠三角地区是个边缘地区，是一个不断开发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经济中心的多元化，就是原来广州一个中心，到了近代有香港，有澳门，还有其他的中心。多元化以后，它原来的传统区位优势，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呢？不是的，还是继续在延续。真正对东莞有威胁的改变，其实是交通条件的改变。

交通条件的改变，刚才看陈伯陶的话，广九铁路开通以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石龙依然很重要。真正的改变其实是航空，还有就是大的海运集装箱。这会对东莞传统的区位优势有威胁，也就有了危机。这个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或者回顾历史，去了解东莞有什么区位优势，再放到现代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影响东莞这个区位优势是航空业和集装箱海运，这对东莞的区位优势造成了危机。但是我们再回到现代的历史，我们看到东莞新的区位优势，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面新的机遇，这就不一定要很宿命地面对地理上的区位优势丧失，这种新的机遇，与历史上传统的区位优势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也



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影响的。好多优势还存在。虽然“东莞”的辖区一直在收缩，但是我们只要明白这个收缩背后是东莞周边地区的发展，那么，这个周边地区的发展，给东莞创造了新的机遇。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需要我们在新时期在新的时代重新去把握的。所以，历史跟现在，我们应该把它们联系起来理解。这样的话，我对地方历史的理解，也就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东莞市、东莞县的一个范围。就算东莞市、东莞县的历史，我们也要放在更大的一个格局里面去把握。这可能也是我做地方史研究应该采取的一种思路。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明清东莞、新安县属珠江口东南部诸岛名实研究

郭声波 鲁延召

内容提要：珠江口东南部诸岛，指伶仃洋以南、大西水道以东、博寮海峡以西的香港、深圳、澳门外围诸岛。明代以前，极少见于舆图。自郑和下西洋起，中国的海洋意识逐渐增强，上述诸岛始陆续见于地方文献及舆图。近年研究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历史渐成显学，但研究对象，多集中在香港岛、九龙、澳门半岛及珠江三角洲陆地，对珠江口内外众多岛屿的研究相对薄弱，致使一些历史事件的历史地理背景仍显扑朔迷离，或聚讼不清。随着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珠江口南部一些岛屿将在地图中消失，而保存历史地理原貌，也正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职责。今检阅明清文献及舆图，结合现代地图及实地考察，撰成此文，拟对明清时期东莞、新安县属珠江口东南部诸岛，如内伶仃诸岛、桂山诸岛、三门列岛、柁杆列岛、佳蓬列岛中各岛的名实演变过程作一清理，希望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珠江口东南部诸岛，指伶仃洋以南、大西水道以东、博寮海峡以西的香港、深圳、澳门外围诸岛，大小岛屿近百。明代以前，极少见于舆图。自郑和下西洋起，中国的海洋意识逐渐增强，上述诸岛始陆续见于地方文献、舆图。近年珠江三角洲经济日益发达，加以港、澳回归，研究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历史渐成显学，但研究对象，多集中在香港岛、九龙、澳门半岛及珠江三角洲陆地，对珠江口众多岛屿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实，在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史研究中，不少事件往往涉及珠江口岛屿的名称演变问题，如葡萄牙人早期泊口屯门之地望、海盜巢穴老万山及狮滩岛之位置等，而明清文献记载及现代学术界皆有分歧。

最近又闻港珠澳跨海大桥的兴建已在设计规划及筹资当中，该桥大致由香港岛经九龙半岛、大濠岛、牛头岛、三角岛、路环岛、氹仔岛、澳门半岛至珠海，